



青年学生常读常新的枕边宝典

我要回报以歌

张丽钧 著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
河北教育出版社

我要回报以歌

张丽钧 著

一颗心，路过一张纸，欣然卸下了自己的欢喜或忧伤，看见的人应当珍视，也应当认真想一想，该怎样赋予那善感的心更多歌唱而不是悲吟的理由？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





亲爱的读者：

感谢您购买并阅读《我要回报以歌》。当你同我一起读到这本书的最后一页，你不会无视心灵的震颤。我们相信，这些纯净的文字会使那荫翳的双眼散发出美的光芒，会让那暗淡的花季雨季盛开出斑斓。

在纷扰喧嚣的现世，我们需要这样一剂心灵鸡汤。那么，也请不要忽略那些来自生命深处的回应，请将你的点滴体悟记下，这些纯净的思想和情愫会在若干年后你走出校园再次检阅时，让你有流泪的冲动。

此外，若您对本书有何意见或感想，欢迎发送电子邮件至 **liuxiangmei1122@126.com** 与本书编辑和作者交流！



目 录 CONTENTS

第一辑 创造月亮

心台太低，远处的胜景便不幸为荒草杂树所遮掩；平庸的眼，注定无福饱览那绝世的秀色。而太在乎了，太看重了，其结果，则恐惧蛀蚀了勇敢，失败吞噬了成功。

1

第二辑 捐赠天堂

生活是两片苦难的唇，爱它的人总愿意怀了炽烈的爱去为它涂上一些美丽的口红。当最初的美艳被粗暴地劫持，当残存的口红只能够诉说生活的尴尬与苍凉，让我们迎着光，从容地掀开化妆盒，认真地补一补口红，将残妆修饰成又一轮完美。

59

第三辑 锋利的纸

一颗心，路过一张纸，欣然卸下了自己的欢喜或忧伤，看见的人应当珍视，也应当认真想一想，该怎样赋予那善感的心更多歌唱而不是悲吟的理由？

93

第四辑 牡丹花水

心思总在一个地方流连，手指总在重复一种舞蹈，石头怎能不拥有丝绸样的灵魂？木头怎能不说出锦绣灿烂的语言？

145

第一辑

创造月亮

心台太低，远处的胜景便不幸为荒草杂树所遮掩；平庸的眼，注定无福饱览那绝世的秀色。而太在乎了，太看重了，其结果，则恐惧蛀蚀了勇敢，失败吞噬了成功。

藏在木桩中的椅子

电视上正在播出一档叫做“挑战英雄汇”的节目，我边做家务，边有一搭没一搭地瞧。

当一个叫卡尔布的德国人登场的时候，我丢掉了手里的家务。

那是个大块头的家伙，拎着一把红色的电锯，慢吞吞地出场了。他要表演的项目是，用不超过一百五十秒钟的时间，将一截木桩制作成一个可以承受他自身重量的小椅子。

木桩是普通的木桩，跟扔在我家后院的一截截木桩没啥两样。

我看见卡尔布将木桩竖了起来，然后朝主持人晃了一下电锯，示意准备停当。于是，计时开始。

卡尔布娴熟地使用着电锯，笨重的身体一点儿也不妨碍他灵活的举手投足。电锯与木桩亲密接触，嗡嗡的响声中，被淘汰的一块块边角料应声坠地。一时间，我根本看不出卡尔布究竟是在做椅子

的哪一部分，只看懂了屏幕左下角的电子计时器在不停地跳字。两个主持人忘记了解说，只管前倾了身子、张大了嘴巴，呆呆地看着卡尔布的精彩表演。到了后来，连边角料都看不到掉下来了，卡尔布的电锯用它自己才能听懂的语言说着轻重深浅。在我眼中，卡尔布不像是在做木匠活儿，倒像是在进行一场“行为艺术秀”。

观众一声欢呼！卡尔布从木桩的顶端拿出了一个浑然一体的精致小椅子——用时仅仅九十五秒钟！

卡尔布得意地将那个靠背带有镂空饰花的小椅子放在地上，然后，单脚悬空站了上去。演播大厅又是一片欢呼。

我多么喜爱那个瞬间诞生的迷你椅子啊！我设想着如果把它稍稍打磨一下，刷上清漆，上面再安放一个花儿一样的孩童，那将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！

不由想到我国宋代那个画竹高手文与可，他画竹的秘诀是，先让竹子在胸中长出个样儿来，再按那胸中的样儿将竹子搬到纸上。我想，对卡尔布而言，又何尝不是先在胸中制成了一把现成的椅子呢？那个椅子先在胸中成了形，卡尔布再按照它在自己胸中的样子向那截木桩讨要那把椅子。好比是，那个小椅子原本就是藏在木桩里了，卡尔布只是花费了九十五秒钟的时间，将它从木桩中“找”了出来。

在尘世间，“创造”这东西永是最迷人的。颖慧的心，灵巧的手，常能对凡庸的事物作出非凡的解读。没看卡尔布表演前，我只会将我家后院的木桩叫做木桩，它们呆头呆脑，左不过是木头一截、一截木头；看了卡尔布表演之后，我看那些木桩时的眼神竟倏地变了！我设想那庸常的木桩里面正藏着一批精美的迷你椅子，只待一把富有灵性的电锯一声轻唤，它们即会列队翩然而出！

其实，又何止是木桩呢？被我们凡庸的眼与心怠慢了的事物尚有很多很多吧？山水里藏着画意，四季里藏着诗情，有谁，愿意带着激情将这旷古的画意与诗情从混沌的背景中解救出来，让它们以一种无比美好的姿态，恒久地存活于喧阗人间……

心安是福

在北戴河海滨，有行走的小贩儿起劲地兜售贝壳。那是刚刚从大海里打捞出来的各种漂亮彩贝，用塑料袋装了，一袋里面约有二十枚。小贩儿跟定了我，不停地说：“买一袋吧！才三十块钱，比零买合算多了！”我禁不住诱惑，俯下身，认真地挑选起来。

——五十块钱，我买了两袋，觉得占了天下最大的便宜。

但是，不久我就懊悔了。那可心的“宝贝”渐渐成了压手的累赘。一手一袋，越走越重，累得人连伞都撑不动了。同行的朋友同样手提两袋贝壳，苦笑着对我说：“嗨，你还要不要？你要是要，我把这两袋卖给你——你给五毛钱就成！”

在老虎石附近，我看到一个和我们一样手提贝壳的老妇人。一定是，她也和我们一样为那压手的“宝贝”所累。只见她蹲下来，双手在沙地上挖了个坑，然后就将那几袋贝壳放进了坑里。我和朋友会意地大笑起来。老妇人抬眼看看我们，诡秘地一笑，继续做她的事情。朋友忍不住逗她道：“阿姨，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埋藏宝物，不怕别人偷走吗？”老妇人一边往坑里填土一边快活地说：

“你偷啊，待会儿我走了你就来偷，好吧？”

离开了老妇人，朋友跟我说：“要不，咱也先把这东西埋上，等回来的时候再刨出来——你看咋样？”我坚决不同意，说：“跟那个坑比起来，我更愿意相信自己的手。”

接下来，我们租垫子戏水，又打水滑梯。玩这些游戏的时候，我们轮流看护着那几袋沉甸甸的“宝贝”。说实在的，获得宝贝的欣悦渐渐被守卫宝贝的辛苦消磨殆尽。

太阳偏西了，我们疲惫不堪地往集合地点走。路过老虎石的时候，我们不约而同地靠近了老妇人埋宝贝的地方。朋友笑着说：

“有三种可能——东西被老太太拿走了；东西被别人拿走了；东西还在。”我十分自信地用脚踩着——一个地方说：“就是这儿。”朋友环顾了一下四周，确信没人注意着自己，猛地将手中的长柄伞往下

一戳，“嚓”的一声，是金属碰到贝壳的声音。

“——还在！”我和朋友异口同声地喊出声来！

突然地，我心里很黯然、很怅然。惊问自己：怎么，难道说我是在渴盼着老妇人的东西被人盗走吗？不，不。那么，我的黯然和怅然又该做何解释呢？大概是，我在为自己愚蠢地错失了仿效着老妇人卸掉重负的机缘而沮丧吧。想想看，人活在世上，仆仆地前行，在这遥远的途中，最压沉的其实并不是某种外物，而是自己那颗无法安定的心啊。一个巢，心安下来就是家；一个穴，心安下来就是福。想那个老妇人，天真地挖了一个坑，然后心安地把一份天真寄存在里面。这一日，她一定玩得比我们好。她轻松地行走，轻松地戏水，太阳偏西了她也不急着来取走她的宝物。待到她归来刨出她的彩贝，她就可以微笑着为自己的心安加冕。而我呢，我在不心外地奔波劳顿之后，又为自己选择了不心安而难以安心——我的累，源于手，更源于心啊。

从一个痛点出发

这是从一位商人那儿听来的故事。他六岁那年冬天，得到了亲戚送的一辆漂亮的小冰车。大河早结了冰，他和小伙伴们就在冰面上玩耍。他的那辆小冰车成了人人都羡慕的东西。他得意地坐在冰车上飞驰，神气得不得了。几天之后，一个小伙伴拿来了一只木陀螺。那木陀螺给小鞭儿一抽，在冰面上旋转上半天都不会停歇。很快，他就看得眼馋了，主动把冰车拉到那个小伙伴跟前，说：“咱俩换了，行不？”那个小伙伴说：“你肯？”他毅然伸出小指，和小伙伴拉了勾。晚上回到家，他就后悔了。便央父亲拿着陀螺去那个小伙伴家把冰车换回来。没想到，父亲竟然说：“不管！那勾是白拉的？再说，谁让你那么憨！人家拿个土坷拉就能换走你一亩地！——长记性去吧你！”……世事沧桑，父亲早已谢

世，而六岁那年发生的故事却被他不断地重温。而今，他已成为拥资数亿的商界名流，还常常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再犯用一辆冰车换回一只陀螺的错误；假若不慎又懵懂地换了，那也不要怨，因为世上的“勾”是能够白拉的。他唯一可以做的，就是再把这件蠢事跟“冰车换陀螺”的事归为一类，让它们共同成为自己人生讲义中最有意义的章节，然后，自己听着自己的讲义，积累聪慧，不断成长。

追溯成功者成功的源头，往往会有一桩蠢事横陈于岁月深处。那粒叫做“愚蠢”的种子落在心壤上，让要强的心感到了羞耻和悔恨，而这羞耻和悔恨被光阴沤成了肥料，催生了智慧的根芽。

杨澜曾讲过这样一段往事：第一次采访基辛格博士的时候，她正在美国留学，还没有积累多少访谈类节目的经验。她所问的问题是十分幼稚可笑的。比如，她张口就问基辛格博士：“那时，周总理请你吃北京烤鸭，你吃了几只啊？”问题刚一出口，在场的人全都笑起来。这件事给了杨澜很深的刺激。后来，中美建交三十周年的时候，杨澜获得再次采访基辛格博士的机会。她牢记着“烤鸭”的教训，将所有有关基辛格博士的资料都搜集了，甚至连他在哈佛做教授时的论文、演讲都认真地研读了。这次杨澜的采访时间仅有二十七分钟，但由于有了充分的准备作支撑，她积极把握住了问题的走向，用“有效”的谈话填充了每一分、每一秒，使采访获得了极大的成功。

杨澜没有谈到首次采访基辛格博士之后那个“烤鸭”问题在她的脑海中千回百转的情形，但是，我能够想见，那煎骨熬血的痛楚一定撕扯得她寝食难安。从那一个痛点出发，她奋力驱遣着自己，走出了一条不乏掌声和鲜花的道路。

如果给我们经历的一个个人生故事估价，我想，那让我们扮演了愚蠢角色的故事的价值是不容低估的。一次错误的交易，一个幼稚的问题，都可以成为磨砺生命的砥石。珍爱那让人沮丧的人生故事吧，它仿佛排版工人排出的铅字，乍看上去是反的，可岁月会殷勤地带我们慢慢参透它的内涵与真谛。

谁能不朽

这一回，这个天才诗人决定在作品中探讨一个关于“不朽”的问题。

他让他的男主人公离开他统辖的岛屿伊塔克，辞别娇妻幼子，去追逐不朽的功名。

他参与了一场远征的战争，凭借超凡的智慧和无可匹敌的勇武，他成了获胜的英雄。这时，思乡心切的他多想一步就踏上故土啊——他知道战争里面没有他想要的不朽。

归途险象环生。巨怪、迷莲、女巫、冥土、神牛……他曲折离奇的遭际，堪比唐僧西天取经。

……所有的同伴都死了，他以为自己也定然殒命天涯了，但是，他侥幸地被海浪冲到了一座小岛上，被一个女神救起。女神爱上了他，允以无尽的财富、享乐，甚至“永生”！他在那温柔乡里盘桓七载。他在每个夜里纵情地做着别人，却在每个白天痛苦地做着自己。他朝着家乡的方向眺望，心如刀割。他要回家，他的心要他回家。因为他明白，安逸享乐和“永生”里没有他想要的不朽。

在归途的漂泊中，他又遇到一项大型的体育赛事——只要你气力足够大，跑得足够快，投得足够远，那么，你就可以获得将自己的名字镌刻在石头上供后人永远瞻仰的殊荣。思乡的脚步把他往这场赛事外面带，但是，当粗鲁的挑战者说他“不像是个精擅比赛的汉子”时，他被催激起了“拼比的情怀”，他愤激地抓起了一块特大的石饼，将它掷到了比奇迹更远的地方。所有的人都惊呆了，也都倏然明了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得了这个人归乡的脚步。——将名字刻到石头上也不是他想要的不朽。

当他假扮成乞丐出现在离别了二十年之久（十年征战，十年漂泊）的伊塔克时，他美貌的妻子正迫于贵族青年们的淫威准备选择夫婿。这个曾宣称如果绣完了一块挂毯丈夫还不回来就另嫁的女人，白天在人前埋头绣着挂毯，夜里却悄悄拆掉白天所绣的部分，她用这样的方式延长着等待丈夫归来的时日。那么多的求婚者都赶

来了。她的儿子宣布，谁能拉开他父亲出征前留下的一张硬弓，并一箭射穿十二个斧柄孔，谁就有资格向他母亲求婚。结果，求婚者没有一个能拉开硬弓。只有一个“乞丐”，轻易拉开了那张弓，并搭上一只箭，轻易射落了所有围观者的觊觎之心。夫妻团圆，不胜欢喜。这时，他终于明白了，寻常的生活胜过神仙，血脉传承中才有真正的不朽。

——其实，诗人最后寻到的答案也是值得推敲的。血脉传承里也未必住着真正的不朽。然而，如果一个人，几乎动用了全部生命和智慧对“不朽”的这个不朽的问题孜孜以求，这本身就已构成了一个意义不凡的事件。所以，三千年过去，时光摧枯拉朽，而伟大的思考者荷马，却因了他的严肃思考和宏伟史诗而获得了不朽，他所塑造的凭靠“坚定的心灵”勇毅探寻不朽的生命价值的奥德修斯也得以在纸上永生。

于尘埃中凝视出花朵

有个朋友，帅而颓废，一副铁了心为痛苦做情人的样子。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：“在痛苦的苏格拉底和快乐的猪之间，我永远选择前者。”我逗他：“设法做快乐的苏格拉底不行吗？”他认真地说：“尘世间绝对没有这样的人生角色。要么做痛苦的苏格拉底，要么做快乐的猪。你见过痛苦的猪吗？没有吧？所以，你也就别指望见到快乐的苏格拉底。”他是个悲观主义者，对消极的东西似乎情有独钟。他告诉我说：“凡消极的东西，都是消耗了生命用血泪酿出来的。”他读渡边淳一，欣赏他笔下绚烂的爱情中透出的死亡味道。我说：“你看得太透了。这不好。”他说：“看得透没错，却难说好与不好。我没有在悲观中虐待生命，也没有在消极中敷衍生活，我只是看穿了一切事物的‘过程性’特点。我的可贵之处在于，在被必然的终点提前劫持了灵魂的同时，还能够途中哼着忧郁的调子赶路，不鄙视爱情，不诅咒人生。”但是，他



霜打的时刻比常人多得多。有个研究精神卫生的朋友问他：“要不要服些‘百忧解’？”他却苦笑着反唇相讥：“有‘百乐解’吗？”——莫非他把快乐解读成了一种浅薄甚或耻辱？多少次我这样问自己。我得坦白，我曾经有过拯救他的冲动，思忖着送他一件怎样的礼物才可以让他活得振作些。他是圈子里公认的大才子。我企图从这个大才子身上为世界多榨取些光亮。但是，我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幼稚可笑，因他是个拒绝援救的“自我绑架者”，他深深爱上了那种被绑架的感觉。

还有个人，称得上是我的精神导师吧。我在读不懂他的文字的年龄邂逅了他的文字，想来，真为那文字遗憾，也为自己遗憾。后来，我在现实的鞭影中长大，眼里一回回揉进了屈辱的沙子。红肿着眼睛，再读当年那些凝重的文字，竟读得心悸不已。当我站在讲台上，给少男少女们讲他那篇说尽生命的凄凉也说尽生命的柔韧的文章时，我不惜用泪水去拦截他们可能会犯下的我当年所犯的错误。“你们要背诵！”我近乎武断地说，“你们必须喜欢上这些句子：‘我把轮椅开进去，把椅背放倒，坐着或是躺着，看书或者想事，撮一杈树枝左右拍打，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……’不要说书上没有要求背诵，是我要求你们背诵的，或者说，是我求你们背诵的。等生活教训了你们，你们就会明白我今天为什么这么求你们了。”我怕当这些孩子不再是孩子的时候，他们不会像我这般幸运地迎来改写昨日遗憾的机缘。因而，我宁愿先将某种精神的疫苗提前注射到孩子的体内，以期他们能够获得一种可贵的免疫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在暗处打量着那个人。我注意到他对盲童们说的一番话：“你们想看而不能看，我呢，想走却不能走。那么健全的人呢，他们想飞但不能飞——这是一个比喻，就是说健全人也有局限，这些局限也送给他们困苦和磨难。很难说，健全人就一定比我们活得容易，因为痛苦和痛苦是不能比出大小来的，就像幸福和幸福也比不出大小来一样……生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，一个不断超越自身局限的过程。”这个人，就是史铁生。一个被命运绑架到轮椅上的生命，通过一次次澡雪精神，实现了自我救

赎，以飞翔的姿态弃绝了那辆悲怆的轮椅。

其实，在痛苦与快乐之间，存在着广袤的难以用“苏格拉底”和“猪”去衡量的“灰色地带”。生活给了你一把剪刀，剪断快乐还是剪断痛苦，剪断多少快乐多少痛苦，全看你手上的功夫。

我那个做定了“痛苦的情人”的朋友，在每一朵花里看出了尘埃，而尘埃也确乎是每朵花的必然归宿。问题是，这种大智大恻的“悲凉预支”究竟能给在花朵前伫立的人带来几多有价值的生命体验呢？如果世间发明了一种透视眼镜，能让你轻易观瞧到衣服里面的胴体甚至血管里奔流的血液，你会戴它吗？真相，有时是用来面对的，有时是用来超越的。史铁生曾感喟：“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……”我喜欢读也喜欢讲他那些微凉微温的文字，我以为这些文字的魅力在于——于尘埃中凝视出花朵。恼人的尘埃，一刻不停地殷勤覆盖着生命。每个在世间行走的人都背着一个越来越沉重的行囊，行囊里装着的是越积越多的死去的日子。行囊压倒你的一幕就在未来某个时刻里妥帖地藏着。在它当真压倒你之前，你所有逼真的预习演练都无异于一种自虐或自戕。上帝均摊给每人一杯痛苦，但心的容器却有能耐把它扩充成一桶痛苦或减缩成半杯痛苦。只是我说不清楚，这两种人究竟谁离苏格拉底更近些。

门的悬念

学校大厅的门被踢破了。

——可怜的门，自打安上那天起，几乎就没有一天不挨踢。十五六岁的少年，正是撒欢儿尥蹶子的年龄。用脚开门，用脚关门，早成了不足为奇的大众行为。学校教导员为此伤透了脑筋，他曾在门上张贴过五花八门的警示语，什么“足下留情”、“我是门，我也怕痛”，诸如此类，不一而足。可是，过不了几天，少年们就用图案各异的鞋底，把那一条条妙语阅读得面目全非。

今天，大厅的门终于被踢破了。教导员找到校长，提议说，该